

LE LIVRE DU TEMPS

时光之书

Guillaume Prévost

Le Cercle

金环

[法]纪尧姆·普雷沃 著

杨晓霞 王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光之书

金环

[法]纪尧姆·普雷沃 著

Guillaume Prévost

杨晓霞 王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5601

Guillaume Prévost
Le livre du temps
Tome 3: Le cercle d'or

Copyright © Gallimard Jeunesse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据 Paris: Gallimard Jeunesse 2008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之书·金环/(法)普雷沃著;杨晓霞,王加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720-5

I. 时… II. ①普…②杨…③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7081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余笑乐

时光之书·金环

[法]纪尧姆·普雷沃 著

杨晓霞 王 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7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10000

ISBN 978-7-02-007720-5

定价 25.00 元

时光之书

上集回顾

七枚硬币

为了寻找失踪多日的父亲，中学生萨姆误打误撞发现一条秘密通道，一本红皮书，还有一个神秘的石雕，从而展开一段段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借助石雕的神奇魔力，他终于发现父亲被囚禁在“吸血鬼”的老祖宗、罗马尼亚君主德拉库拉的城堡中，危在旦夕！

要救出父亲，萨姆必须收集到七枚硬币，才能自如地穿梭于时空之中。可是，时空之旅困难重重。在希腊古城德尔斐，在罗马古城庞贝，在大萧条时代的芝加哥……总有一个神秘敌人“文身男”如影相随，暗中阻挠，破坏石雕，甚至要置萨姆于死地！

在表妹莉莉的帮助下，萨姆终于在德拉库拉的城堡找到父亲，然而父亲说了一句话，便陷入了昏迷。

目 录

第一章	313 病房	1
第二章	再现文身男	11
第三章	无法完成任务	21
第四章	回到过去	31
第五章	考古学家之梦	38
第六章	推论	49
第七章	集齐七枚硬币的人	55
第八章	山上的宫殿	63
第九章	秦始皇	73
第十章	缓慢的颂歌	83
第十一章	迷雾重重	87
第十二章	罗马教廷	96
第十三章	在石狮口中	104

第十四章	一个象牙盒子	113
第十五章	魔法效力十三例	120
第十六章	魔鬼	133
第十七章	阿莉西亚	146
第十八章	七圣像教堂	158
第十九章	蓝色筹码	164
第二十章	连环谋杀案	174
第二十一章	第六天	188
第二十二章	火场	197
第二十三章	埃弗兰姑姑	206
第二十四章	麻醉	217
第二十五章	告白	228
第二十六章	深海游鱼	239
第二十七章	功亏一篑	250
第二十八章	后备箱	261
第二十九章	两个太阳不能同时生辉	268
第三十章	石雕守护者	282
第三十一章	现在	294

第一章

313 病房

“爸爸，你一定要坚持住啊！”萨姆低声嘀咕道，“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阿朗·福克纳躺在诊所的病床上，一动不动，双眼紧闭。虽然嘴和鼻子上已经戴着氧气面罩，他仍然呼吸非常困难，他身体上方挂满了导体和仪器设备，用来检测和维持他的各项生命功能。一系列机器在他周围闪着灯，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出现一些有规律的曲线和令人费解的数字，一旦这些参数达到红灯区，警报就会响起。他的面孔经过了护士小姐们理发、刮胡子等悉心护理，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消瘦，就像他的胸膛、肩膀、胳膊一样瘦弱……在弗拉德·特彼斯——也就是德拉库拉——的地牢中的六个月囚徒生活把他折磨得如同一个影子，命悬一线。

萨姆握着父亲的手。枕头上方的绿色氖灯管发出阴沉的微光，房间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让人不舒服，使人头晕。

“医生说，跟你说什么都是没用的，爸爸，可我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子的。你肯定能听到的，是吗？爸爸！你一定能认出我的声音，对吗？”

没有任何回应。

事实上，自从萨姆和父亲摆脱士兵和狗群的追捕，回到石雕旁边，并借助它成功地逃离布朗城堡，至今已经三天了，阿朗仍

然昏迷不醒，没有恢复意识。在开始时间旅行，从中世纪回到现在之前，阿朗提醒过儿子他不知道能否承受这次回程。因为他已经非常虚弱，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了，而旅行者在被抛入时光隧道时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力对他来说可能是致命的。虽然已呼吸急促，阿朗仍坚持把自己的德拉库拉魔窟之行的目的解释给儿子听：寻找金环，一条非常古老的手链，世界上共有两条，而其中一条就在弗拉德·特彼斯的手上。只要集齐七枚硬币，再加上石雕一起使用，就可以随意地在各个时代中“旅行”。除此之外，阿朗还承认是自己一手策划了这一切：隐藏在福克纳旧书店的信息，一枚刻有黑蛇的硬币，使得萨姆能够进入布朗城堡，以及其他的一些散布在各处的蛛丝马迹。万一自己失败了，所有这些就可以帮助萨姆到布朗城堡来救自己，并且取得梅尔沃泽的金环。唉！接着呢，阿朗就落入了弗拉德·特彼斯的魔爪，果然是萨姆，在经历了一番番的艰难险阻之后，把他救了出来，而且当着那个丑陋的魔鬼的面夺回了金环，战胜了瓦拉几亚的领主……

可是，萨姆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对金环这么狂热？为什么置自己的生死都不顾而贸然闯进德拉库拉的魔窟，连自己儿子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吗？“我确定这枚金环可以救你母亲，”阿朗这样回答，“你听见了吗，萨姆？凭借这金环，你就可以拯救你母亲了！”这是阿朗昏迷之前最后说的勉强能听清的话：几秒钟之后，他们两人就被卷入强大的时光漩涡之中去了……

萨姆轻抚父亲的手：冷冰冰的。

“不知道护士小姐什么时候来，”萨姆接着说，“但是我真高兴能够和你单独待一会儿，爸爸。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不恨你。我把你跟我说的前前后后想了一遍……尤其是你想用金环所要做的事，还有那些你从来没有告诉我的理由。我认为你做得很

好……如果我不是单独发现了石雕和这整个故事的话,我就没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旅行者”了。同样也就不会有勇气找你了……这些你都看到了,爸爸,从头到尾!”

他朝那个屏幕望了一眼,那台机器是用来检测父亲的心率和动脉血压的,除了正常的嘟嘟声,连最细微的一丝颤动的迹象都没有。阿朗仍旧被囚禁在自己的世界里,与世隔绝,难以企及。可萨姆不是已经把他从一个无法想象的监狱里救出来了吗?现在需要做的,是坚持下去,不放弃。

“我也要请你原谅,说真的……你不在的那些日子里,我甚至相信你利用石雕去偷那些旧书,然后把它们卖给书商。我知道你的事业进展不顺利……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向我隐瞒这一切,你明白吗?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连一句话都没有留。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我很抱歉,我不应该怀疑你。”

嘟嘟!嘟嘟!这是个偶然的巧合吗?阿朗心跳的频率慢慢地提高了。但不太明显,从每分钟六十一下升到了六十四下。这是否意味着父亲对他的话有了反应?

“爸爸,”他紧紧抓住父亲的手,“你在听吗?爸爸,是我啊……你听到了吗,嗯?你要振作起来啊!你不能像现在这样!你一定要醒过来!我好害怕啊,你知道吗……我们从布朗城堡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你躺在石雕旁边,我甚至想到……我甚至想到你会不会已经死了。你一动也不动,好像都没有呼吸了……”

他的声音哽咽了,情绪非常激动。那是他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在书店阴暗狭窄的地下室里,俯身对着自己父亲毫无生气的身体。这次布朗城堡的旅行异乎寻常的剧烈,似乎因为金环在石雕转运槽中的出现使旅行变得更痛苦更艰难。阿朗怎么承受得了呢?他脸朝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任凭萨姆怎么摇他喊

他，都是徒劳，他没有丝毫反应。至于他的呼吸和肺部的活动，更是微弱得几乎难以听见。萨姆感到一股巨大的绝望涌上心头，他极力克制不让自己被它淹没。在那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救父亲呢？刻不容缓啊！带他去看医生，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怎么样把他送过去呢？单凭他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爷爷奶奶他们真好，我打电话告诉他们你病了，他们二话不说就直奔书店来了。是他们叫的救护车。他们非常担心你！事实上，我猜他们一直都在等你的消息。我把石雕和弗拉德·特彼斯的事都告诉他们了，他们总担心你能不能回来，因为你看起来身体不太好。总之，他们很支持我，而且他们懂得保守秘密。这些都证明对他们来说，你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对我来说也是一样，你知道的……”

心跳每分钟六十六下，淡蓝色的数字显示这一结果。每分钟多了两下。这不会仅仅是巧合。阿朗应该感觉到了萨姆的存在，或者至少模糊地感受到了他这些话的意义。这正是向他发出信息倾诉衷肠的大好机会……告诉他振作起来，摆脱那个世界，重新赋予他力量和活下去的勇气。三天来，所有这些一直反复萦绕在萨姆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我会去做你要我做的事，”一番犹豫后，他下决心说，“我会回到过去，去救妈妈。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利用硬币回到妈妈出事的时间地点，但是我有金环，我会成功的。”

接下来，慢慢地，他全心地祈祷父亲能够听到他的心声：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救她的，爸爸！为了你，也为了我……”

嘟嘟！嘟嘟！屏幕二极管上显示的数字几乎开始跳跃：每分钟68，72，76！而且持续上升：82，86！萨姆激动得几乎不能自己，他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些跳动的数字意味着什么！父亲并

没有陷入绝对的昏迷中,他的精神一直都在,只是他的某个部分正处于危险状态。只要一团微弱的火焰就能让他恢复自信,重新温暖他的整个身体!然而,糟糕的是,萨姆对于怎样才能准确地回到三年前,并且阻止那场夺去母亲生命的车祸发生,现在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这个计划似乎是非常不理智的,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是耸人听闻的……如果阿朗坚信迟早有一天他能再见到埃莉莎的话,毫无疑问,他就能燃起生活的希望,获得活下去的勇气,并且最终会醒过来的!

88, 90, 这些数字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啊!”护士小姐在走进房间的同时惊叹道,“这样看来他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啊!”

萨姆转过身,非常兴奋。

“我……我觉得他好像好点了,护士小姐。我刚刚正在跟他说话,他的心跳越来越快。或许……或许,他听到我所说的了。这是个好现象,是吗?也许,他就要醒过来了呢?”

护士小姐是个金发女孩,从她制服徽章上的铭牌看,她叫伊莎贝尔,她对他报以充满母性的微笑。事实上,313 房间病人的情况已经牵动了整个楼层护理人员的心:阿朗·福克纳在遭受了鲜为人知的虐待之后,现在处于一种几乎令人绝望的状态,而在几年前他已经承受了巨大的打击:儿子住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与此同时,妻子却因车祸意外而不幸死亡。命运似乎对这个家庭太残忍了……

“是啊!”她边检查屏幕上的数据边回答,“这真是好消息!不过,我看我们还要再耐心点,你知道,你爸爸还需要再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像他这种情况,心跳忽快忽慢的原因,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你看,心跳的速度又下降了。”

确实,淡蓝色的数字开始下降:87, 85, 83……萨姆真想

反驳她，她肯定弄错了，阿朗真的给他发出了信号，但是直觉告诉他，这样做是徒劳的。不管她怎么想，反正他已经和父亲建立了联系。虽然父亲还没有足够强大到苏醒过来，但是他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只要多给他些时间。“我不会放弃你的，爸爸，”萨姆这样想，“我不会放弃的……”

伊莎贝尔轻拍他的肩膀：

“我能想象得到这一切对你太沉重了，需要很大的勇气，不管发生什么……如果哪天你想跟我聊聊的话，可以到护士办公室来找我。现在嘛，走廊里有两个人想来看看你父亲。我告诉她们在外面稍等一会儿，因为我得准备断层扫描仪。以后她们可以随时来看他，跟他打招呼。”

萨姆点点头，朝床头柜上惟一的私人物品看了最后一眼，那是阿朗经常戴的一块手表，有着精确的圆形刻度盘。他的目光随即带着遗憾转向别处——他的心跳已经低于70了——他推开门，心想：会是谁来探病呢？家里其他人从下午开始就陆续过来了。当他认出饮料出售机旁边的侧影时，他喜不自禁地叫起来：

“托德夫人！阿莉西亚！”

对他来说，这可是最大的惊喜了！

埃琳娜·托德张开双臂奔向萨姆：

“萨姆，我亲爱的！一得到允许我们就赶来了。真是不幸啊！”

她拥抱了他，她那柠檬和花香的混合香水让人头晕，在她身后，阿莉西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显然被强烈的情感所震动。年轻的女孩穿着一条牛仔裤，上面绣着漂亮的珍珠，一件浅红色的低领无袖毛衣，刚刚盖住肚脐，她散开的金发仿佛光环一般落在她圣母般的脸上。萨姆眨了眨眼睛：一种炫目的美……说起来，这三年来，他不准自己再去见她，然而，曾几何时他们却是那么

近在咫尺！事实上，自从母亲出车祸之后，萨姆一直有意把自己封闭在悲伤中，他觉得短暂的幸福，包括那些同阿莉西亚一起的时光，都已经离他远去了。三年，封闭在家里，封闭在自己心里；三年，只是远远望着阿莉西亚，克制自己……

接着阿朗失踪了，萨姆的世界再次崩塌。借助于时间旅行，他偶然遇到了伊瑟，阿莉西亚的一个祖先，他阻止了一桩被那个讨厌的克拉格——布鲁日城的炼金巫师^①——强迫的婚姻，解救了伊瑟。通过跟年轻女孩的接触，萨姆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爱着阿莉西亚，放弃她将会多么痛苦。回到她家，他开始跟她解释，请求她的原谅。但是这项工作比较难处理：阿莉西亚跟杰瑞·帕克斯顿在一起，他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白痴，而且对于萨姆把她从他的生活中驱逐出去这一点，阿莉西亚一直耿耿于怀。不管怎样，他们谈了很久，萨姆觉得有什么动摇着他们长久以来形成的默契——尽管阿莉西亚假装否认这一点。从那时开始，也许，年轻女孩今天才会表现出这样暧昧的态度：在对萨姆所残存的一丝温存——不应该期待更多了——和她目光里隐藏的怨恨之间摇摆。在她母亲热情的拥抱之后，似乎为了保持距离，她仅仅朝萨姆眨了眨示意。萨姆报以同样的方式，并没有动。

“他怎么样了？”埃琳娜·托德问道。

“他一直昏迷，”萨姆舒了一口气，“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他当然会好起来的！”埃琳娜坚定地说，“他很强壮，我们的阿朗，不是吗？嗯……我不想跟你爷爷奶奶提这件烦心事，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萨姆不知不觉地垂下了眼睛。除了爷爷奶奶和表妹莉莉，

^① 参见第一册《时光之书·石雕》。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石雕的秘密。连阿莉西亚也不行。所以，很有必要“发明”一种能够让大家都接受的说法，包括那些对福克纳书店的事情过分感兴趣的警察。通常来说，萨姆不喜欢说谎，再说要欺骗埃琳娜·托德的想法让他很难过，毕竟在那样艰难的时刻，他曾受到她热情的接待。更不用说阿莉西亚了，他宁愿避开她的目光……

“爸爸是一个贩毒团伙的受害者，”他开始“发明”了，“与我们想象的不同，他没有到国外去买旧书：他被绑架了，并且被藏在这个地区的某个地方。我到您家去的那天晚上，收到他手机打来的一个电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只说了一句‘他在书店’就挂断了。我马上通知了爷爷奶奶，我们到书店去集合。爸爸躺在门前，已经是半昏迷状态了。他只是含糊地说了几个词，好像是因为一部非常罕见的著作，那些绑架者……接着他就完全失去了意识，我们就把他送到了医院。”

萨姆带着一副天真的表情讲完他的“发明”，便默不作声了。埃琳娜·托德接下去说道：

“一次绑架！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呢？赎金？”

“警察推测，爸爸可能插手了非常珍贵的古籍。而且几天前书店也失窃了。”他补充说，至少这一点是确凿无疑，众人皆知的。

“天啊！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啊？我们的一个女邻居前天也被吓坏了！马克比小姐，你还记得吗？那天晚饭的时候，一个小偷潜进她家，威胁她把首饰盒里所有的珠宝都交出来！这个可怜的老小姐，她真恨不得把他宰了！”

“要是她散步的时候没戴着她那珍珠项链和硕大的戒指到处招摇，就不会这样了，”阿莉西亚插话道，“别人还以为是一棵圣诞树呢！”

“阿莉西亚，瞧你说的！想想那个混蛋现在还在这个地区

呢！不管怎么说，她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嘛！”

“说得好听！马克比根本就是个恶妇。你还记得那次她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和杰瑞，我们正在街上接吻，她纠集了所有邻居，好像还给市长写了检举信！但愿这次的事能给她一个教训，让她乖乖闭嘴！”

埃琳娜·托德做出个无可奈何的姿势，但是，萨姆呢，他却是这样考虑的，重要的是让阿莉西亚和那个招人烦的帕克斯顿分开，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比小姐已经做了不少事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思绪，因为护士小姐已经从门缝中探出头来：

“你们可以进来了，不过一次只能进一个人，而且不能超过五分钟。”

阿莉西亚请她妈妈先进去：

“去吧，妈妈，我一会儿再进去。”

埃琳娜急急地进了 313 房间，阿莉西亚走近萨姆，脸色忧郁：

“我妈也许会轻易相信你的谎话，萨姆，我可不会……以前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了，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只要你对我说谎话，我马上就会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一起长大的缘故，我猜测。至少，对我们来说，也只剩下这些了……”

她摇了摇头，一副悲伤的神情，这一下子击中了萨姆，比世界上任何控诉都更具杀伤力。

“我不知道阿朗究竟怎么了，”她说，“但是这个所谓的绑架事件和电话的故事，我是不会相信的。还有那天你做的关于德拉库拉的研究，以及纸上的那些奇怪谜语。你什么都不愿意向我解释，可是我知道你向我隐瞒了很多事情。一些很严重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萨姆？”

萨姆竭力抵御她那蓝色的眼神，深邃得几乎让人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无论是忧郁焦虑，还是无忧无虑，她都是同样的美丽；无论是近距离面对着他，还是停在远处，保持漠然，她都是同样的美丽；无论是开怀大笑，还是生气时鼻翼微微上翘，她都是同样的美丽……如果阿莉西亚有一千张面孔，那么萨姆每一张都喜欢。但是怎样向她吐露这个关系父亲生死的秘密呢？既然他已经无法承受对她撒谎，又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原谅我，阿莉西亚，”他叹了一口气，喉咙好像打结似的说不出话来，“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我最希望向她倾诉全部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你。但是此刻还不行。在我父亲好转之前是不可能的……不过，我答应你，你将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她不高兴地撅着嘴：

“很明显，你真是很难以理解，萨姆。是你回来找我的，不是吗？每一次我向你靠近一步，你就逃跑了。你害怕……你要我怎么想呢？”

就在一刹那，时间仿佛停住了它的脚步，就好像他们突然年轻了好几岁，好像他们看到那些往日使他们无法割舍的一切正从彼此的脸上悄悄溜走，而那些也无法阻止他们现在的疏远。他们最初的默契，他们希望共同长大的强烈渴望，他们那些疯狂的欢笑，他们那些没完没了的争论，还有好多，好多……而现在他们之间的鸿沟却是无法测量的！

他们本应有更多的时间在沉默中缅怀他们的过去，但是埃琳娜·托德从313房间出来了，面容憔悴，被她所看到的一切深深地震动，却竭尽全力地找一些鼓舞人心的话：

“我们说他只是睡着了……”她带着一丝不自然的笑容说，“有点像睡美人城堡，不是吗……我……我确信他最终会醒过来的！”

第二章

再现文身男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阿朗·福克纳的状况没有出现丝毫好转的迹象。萨姆曾希望他们之间的“对话”能给父亲的生命打一针强心剂，但是他最终还是失望了：如果阿朗真的收到了那些信息的话——对这一点，萨姆仍然坚信不疑——那么要做更多事情才能使他脱离昏迷。更多，也就是说，通过某种方式把埃莉莎还给他，让她起死回生……然而，每次想到这儿，他自己都头脑发晕了。这是因为，除了考虑到要准确回到三年前可能存在的困难之外，还有他自己的情感可能引起的令人烦恼的问题。他能够忍受再见到自己活着的母亲而不崩溃吗？他能劝服她借助石雕回到现在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她会同意跟他们待在一起吗？或者她也许希望回到一个人生活的时代呢？

先不说把她从死亡中救回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次严重的违抗……在他与伟大的大祭司萨德尼——著名的透特神石雕的守护者，最聪明的时光旅行者——的惟一一次对话中，后者已经提醒过他：“如果有人蓄意篡改时间的运行轨道，”他警告说，“那么一系列无尽的灾难将接踵而至。”他还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透特神石雕总是需要一个守护者……不过我坚信，萨米埃尔·福克纳，你完全能担负起这项职责。”可怜的萨德尼认为他是个廉正的时间守护者，而萨姆却在准备如何去篡改时间的轨道！